

黔东苗语韵母的阴阳对转*

石德富 杨潇潇

[摘要] 本文通过历史比较研究和语言接触考察，探讨黔东苗语韵母阴阳对转现象，认为产生阴阳对转的原因是前高展唇元音和后高圆唇元音的影响。

[关键词] 黔东苗语 韵母 阴阳对转 前高展唇元音 后高圆唇元音

阴阳对转，指阳声韵演变为阴声韵或阴声韵滋生鼻音韵尾成为阳声韵的历时语音现象。苗瑶语韵母的历时演变有阴阳对转现象（陈其光 1988；张琨 1995；金理新 2007）。近几年的调查^①发现，王辅世（1994）构拟的古苗语某些韵类在黔东苗语的一些土语中反映为阳声韵，而在另一些土语里则反映为阴声韵，或者是相反的情形。这种现象，是“阳转阴”，还是“阴转阳”？本文从历时和语言接触的角度来讨论黔东苗语土语韵母演变中的这些问题。

一 黔东苗语-i与-in 的对转

王辅世（1994）构拟了古苗语*-i、*-in两个韵类，即果韵*-i、新韵*-in。果韵*-i在黔东苗语的土语里，有的反映为阳声韵，有的反映为阴声韵；新韵*-in在黔东苗语的方言土语中，有的反映为阴声韵，有的反映为阳声韵。*-in反映为阴声韵，说明是“阳转阴”，*-i反映为阳声韵，说明是“阴转阳”。*-i与*-in在黔东苗语的一些土语里有阴阳对转关系。

（一）新韵*-in “阳转阴”

1. 新韵*-in在苗语方言或次方言中的反映形式

古苗语新韵*-in在苗语方言或次方言代表点中的反映形式，有的仍然保留鼻音韵尾的阳声韵特征，而有的则脱落了鼻音韵尾，演变为阴声韵。见表1（王辅世 1994:55）：

表1 新韵*-in在苗语方言或次方言代表点中的反映形式

词项	阳声韵					阴声韵			
	腊乙坪	摆托	绞咤	野鸡坡	枫香	大南山	石门坎	甲定	养蒿
锅	wən ³³ ₍₄₎	zən ³² ₍₄₎	zein ¹¹ ₍₄₎	wen ⁵⁵ _(B)	ven ¹³ ₍₄₎	za ²¹ ₍₄₎	z̥ie ³³ ₍₄₎	vɛ ³¹ ₍₄₎	vɪ ¹¹ ₍₄₎
肝	ʂən ³⁵ ₍₁₎	—	zæin ²² _(1b)	sen ³¹ _(A)	hen ³³ ₍₁₎	ʂa ⁴³ ₍₁₎	sie ⁵⁵ ₍₁₎	ʂe ²⁴ ₍₁₎	xhi ³³ ₍₁₎ （心肠）
田	—	len ⁵⁴ ₍₂₎	læin ⁵³ ₍₂₎	len ³¹ _(A)	len ²⁴ ₍₂₎	la ³¹ ₍₂₎	lfiɛ ³⁵ ₍₂₎	lɛ ⁵⁵ ₍₂₎	lɪ ⁵⁵ ₍₂₎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贵州清水江流域苗语调查研究（16BYY172）”的成果之一。

^① 养蒿、舟溪、台拱、下搞咬、爱和、凉伞、寨头、五一、巫亮、摆贝的语料来自潘胜春（2013）的调查；台盘、革东、阳芳、洋浪、凯棠、铜鼓、岜沙、伍旗、湾水、小江、白午、西山、翠里、翻仰、谷陇、高雅、重安、翁顶、李子的语料来自笔者（2018-2019）的调查。其他语料均标明出处。

由上表可知，桶韵*-uŋ在苗语方言或次方言代表点中的反映形式，以阳声韵占主导地位，基本可以判定王辅世构拟的桶韵*-uŋ是阳声韵。下面再来看黔东苗语土语的语音形式。

2. 桶韵*-uŋ在黔东苗语土语中的反映形式

根据调查语料，桶韵*-uŋ在黔东苗语土语中的反映形式以阴声韵为主，只有台拱、下搞咬两个点的反映形式为阳声韵。见表 10：

表 10 桶韵*-uŋ在黔东苗语土语中的反映形式

词项	岜沙	爱和	巫亮	凉伞	谷陇	寨头	摆贝	五一	舟溪	李子	台盘	台拱	下搞咬
门	tu ⁵⁵ ₍₂₎	t <u>ə</u> u ⁵³ ₍₂₎	t <u>ə</u> u ⁵³ ₍₂₎	tu ⁵³ ₍₂₎	tu ⁵⁵ ₍₂₎	tu ⁵³ ₍₂₎	t <u>ə</u> u ⁵⁵ ₍₂₎	tu ⁵⁵ ₍₂₎	tau ⁵⁵ ₍₂₎	tu ⁵⁵ ₍₂₎	tu ⁵⁵ ₍₂₎	ton ⁵³ ₍₂₎	t <u>ə</u> on ⁵³ ₍₂₎
树	tu ³⁵ ₍₅₎	t <u>ə</u> u ³⁵ ₍₅₎	t <u>ə</u> u ⁴⁴ ₍₅₎	t <u>ə</u> u ³⁵ ₍₅₎	t <u>ə</u> u ¹³ ₍₅₎	t <u>ə</u> u ⁴⁵ ₍₅₎	t <u>ə</u> u ³⁵ ₍₅₎	tau ³¹ ₍₅₎	tau ³¹ ₍₅₎	tau ³⁵ ₍₅₎	tau ⁴⁴ ₍₅₎	ton ³⁵ ₍₅₎	ton ³⁵ ₍₅₎

由表 10 可知，桶韵*-uŋ在黔东苗语土语中的演变可能为“阳转阴”：-oŋ>-u，-u>-əu>-au。台拱、下搞咬两个点的阳声韵为存古的形式。

3. 汉语借词或汉字记录苗语的语音形式

先看表 11：

表 11 黔东苗语北部土语汉语借词“桐”“笼”的读音

词项	湾水	革东	台拱	洋浪	养蒿	台盘	李子	谷陇	伍旗
桐	tu ⁵⁵ ₍₂₎	tu ⁵⁵ ₍₂₎	tu ⁵⁵ ₍₂₎	tu ⁵⁵ ₍₂₎	t <u>ə</u> u ⁵⁵ ₍₂₎	tu ⁵⁵ ₍₂₎	t <u>ə</u> u ⁵⁵ ₍₂₎	tu ⁵⁵ ₍₂₎	t <u>ə</u> u ⁵⁵ ₍₂₎
笼	γu ⁵³ ₍₂₎	γu ⁵⁵ ₍₂₎	γu ⁵³ ₍₂₎	γ <u>ə</u> u ⁵⁵ ₍₂₎	γu ⁵⁵ ₍₂₎	γ <u>ə</u> u ⁵⁵ ₍₂₎	γu ⁵⁵ ₍₂₎	γu ⁵⁵ ₍₂₎	γ <u>ə</u> u ⁵⁵ ₍₂₎

表 11 中，“桐”中古汉语为“定东合一平通”，王力拟为*dunŋ（郭锡良 1986:288）；“笼”中古汉语为“来东合一平通”，王力拟为*luŋ（郭锡良 1986:289）。汉语的“桐”“笼”均为阳声韵。调查材料显示，黔东苗语北部土语借入这两个词后的读音都是阴声韵，说明黔东苗语的汉借词“桐”“笼”已经发生了“阳转阴”的演变。再看表 12：

表 12 汉字记音“翁”与黔东苗语带“水”语素的地名

地名	舟溪	洋浪	养蒿	谷陇	革东	台盘	伍旗	李子
翁开村	?ə ³³ ₍₁₎ kha ³³ ₍₁₎	?au ³³ ₍₁₎ kha ³³ ₍₁₎	?ə ³³ ₍₁₎ kha ³³ ₍₁₎	?ə ³³ ₍₁₎ kha ³³ ₍₁₎	?ə ³³ ₍₁₎ kha ³³ ₍₁₎	?au ³³ ₍₁₎ kha ³³ ₍₁₎	?au ³³ ₍₁₎ kha ³³ ₍₁₎	?au ³³ ₍₁₎ kha ³³ ₍₁₎
翁密河	?ə ³³ ₍₁₎ mi ³¹ ₍₈₎	?au ³³ ₍₁₎ mi ³¹ ₍₈₎	?ə ³³ ₍₁₎ mi ³¹ ₍₈₎	?ə ³³ ₍₁₎ mi ³¹ ₍₈₎	?ə ³³ ₍₁₎ mi ³¹ ₍₈₎	?au ³³ ₍₁₎ mi ³¹ ₍₈₎	?au ³³ ₍₁₎ mi ³¹ ₍₈₎	?au ³³ ₍₁₎ mi ³¹ ₍₈₎

“翁”是苗语?ə³³“水”“河”的汉字记音。“翁”中古汉语为“影东合一平通”，其韵母，王力拟为*-uŋ（郭锡良 1986:282），黔东苗语北部土语舟溪、洋浪、养蒿、谷陇、革东、台盘、伍旗、李子等不少点的“翁”已演变为阴声韵。王辅世把古苗语的“水”构拟为*?uŋ^A也能充分证明黔东苗语北部土语存在“阳转阴”的事实。

三 结 论

古苗语果韵*-i在黔东苗语土语中发生了“阴转阳”的变化，同时伴有元音低化、元音复化的现象。而古苗语新韵*-in在黔东苗语土语中也已发生了鼻音韵尾脱落转化为阴声韵的变化，实现“阳转阴”。可见，古苗语果韵*-i和新韵*-in在黔东苗语的土语里发生了阴阳对转。

黔东苗语的一些土语仍保留有鼻音韵尾，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受鼻音声母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阳转阴”扩散不充分的遗留。

古苗语毛韵*-oi、烧韵*-ou在黔东苗语里有阴声韵和阳声韵两种反映形式，其中-u和-un为合口韵，-un与桶韵*-unj的语音形式相同。桶韵*-unj在黔东苗语北部土语中的反映形式与古苗语毛韵*-oi、烧韵*-ou在黔东苗语的阴声合口韵形成互补，黔东苗语阴声韵-u与阳声韵-un也发生了阴阳对转，产生阴阳对转的语音条件是韵腹为前高展唇元音和后高圆唇元音。不过，在一些调查点中，如黔东苗语北部土语革东点表现为元音鼻化特征，是阴声韵向阳声韵转变的过渡。

汉语借词的语音形式和汉字记录苗语的语音形式也能反映出黔东苗语-i与-in、-u与-un有阴阳对转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陈其光. 1988. 《苗瑶语鼻音韵尾的演变》，《民族语文》第6期.
- [2] 郭锡良. 1986. 《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3] 金理新. 2007. 《苗瑶语的阴声韵母系统》，《语言研究》第3期.
- [4] 潘胜春. 2013. 《苗语黔东方言的韵母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5]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6] 石德富. 2003. 《汉借词与苗语固有词的语义变化》，《民族语文》第5期.
- [7] 石德富. 2014. 《苗语身体部位词的本义褪变与词汇链变》，《民族语文》第4期.
- [8] 王辅世. 1994. 《苗语古音构拟》，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 [9] 杨再彪. 2004. 《苗语东部方言土语比较》，北京：民族出版社.
- [10] 张琨. 1995. 《古苗瑶语鼻音声母字在现代苗语方言中的演变》，《民族语文》第4期.

The Reversal of *Yin* and *Yang* Rhymes in Hmu

SHI Defu and YANG Xiaoxiao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fieldwork, this paper discu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and language contact, the reversal of the *Yin* rhymes (that is, rhymes without consonant codas) and the *Yang* rhymes (that is, rhymes with nasal codas) in Hmu, a dialect of the Miao language in East Guizhou. It is proposed that this phenomenon of nasal and non-nasal coda reversal is conditioned by the high front unrounded vowels and the high back rounded vowels in the respective rhymes.

[Keywords] Hmu rhyme reversal of *Yin* and *Yang* rhymes high front unrounded vowel high back rounded vowel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李云兵】